

科班生

□ 姚瑞红

小任警官对自己被分到派出所有点不太情愿。是啊,刑警学院侦查专业的毕业生,对侦查破案近乎狂热地热爱,他觉得自己就是干刑警的料。破大案要案,那才叫个美,可是,现在却常常面对一些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小事。面对那些鸡毛蒜皮儿,他总是没有足够的耐心。闲暇的时候,他就一声叹息:“唉,可惜了,我看了无数遍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本书被他放在床头,翻得都卷了边。电视里每天中午播出的名侦探福尔摩斯动画版,他端着饭盒也要蹲到电视跟前,目不转睛地,一集也不落下。所长远远地望着他,“自己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科班生,难道就是这样的?”

小任就像个小磨儿,每天机械地被地运转着。但这不妨碍他有一根敏感的神经,就说这次下村走访吧,他只不过无意中听到了一句话,便翻腾出了一件大事。

那天,刚下罢一场小雨,路面有些湿滑,乡村的路更是难走,虽然进行了硬化,但高低不平,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水洼里。车开不进去,他心疼地看了看自己溅满泥水的皮鞋,很懊悔这样的天出来。既来之则安之吧。

一帮老头老太太围在路边聊天,最近光棍汉老家多了一位六旬老太太,听口音不是本地人,脑子似乎还有点不好使。别人和老李开玩笑说:“老了老了又有艳福了。”他便嘻嘻笑着说:“无非给她点吃的,当小狗养着就是了,怎么不是个伴呢!”

虽然小任知道这是句玩笑话,但敏感的神告诉他不不对劲!女人怎么能和小狗一样

呢?小任就想探个究竟,便直奔老李家,正好那女人坐在大门口。

小任装作正好路过的样子走了过去,没话找话:“今天天气有些阴啊,预报这几天好像都要有雨。”女人看了他一眼,没有吭声。

“你不是本地人吧?老家是哪儿的?”

“陕西的。”
“好巧,我上大学时同宿舍一个同学也是陕西的呢。陕西哪个地方的?”小任和她套着近乎。一个俩字小任尚能听懂,可她说是的方言,字数多了语速又快,小任使劲儿支棱着耳朵也没听明白。

“你会写字吗?”小任问。她摇了摇头。

“那你叫什么?”小任这次听出个大概的谐音。
“你怎么到的这里?”女人叽里咕噜说了一连串,小任又傻眼了!他挠了挠后脑勺,一句也没听懂。

“你想回家吗?”
听到“家”字,女人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光亮,脸上也似乎生动了起来,她像个孩子一样热切地望着小任,乖巧地说:“想!”这个词倒说得很清晰。

老李回去倒杯水的功夫,听到门口有人说话,赶紧走了出来。他说,这个女人是他在外地打工捡回来的。当时见她流浪在街头可怜,给了她些吃的,她便死活在屁股后头跟着,撵也撵不走了。老李说“无非多碗饭呗”,就将她带回来了。

这女人是被拐卖的,还是自己走失的?好好地怎么会流浪街头?小任回到所里便开始上网去查,可是查名字的信息却没有和她年龄相近的人口信息。

难道是女人说错名字了?不可能呀,根据自己的判断,那女人仅仅是与人接触得少,有点孤僻而已,怎么可能把自己名字记错。小任把所有能想到的听起来差不多的字也都查遍了,仍然没有查到跟女人相近的户口资料。

看到他这次的认真劲儿,所长给予了嘉许的目光。小任觉得自己肯定遗漏了哪个细节,甚至有些生自己的气,“白看了那么多破案故事了,活生生的人在这里,都查不到她的真实身份!”

夜已经深了,小任躺在值班室的床上辗转反侧,弄得床板咯吱咯吱直响,一起值班的同事被他吵得钻到被子里,蒙了个严严实实。他脑子里一遍遍回想着那女人回答他的话,试图从那些话里找出些什么来,可是还是没有个头绪。女人眼里的那一丝光亮也一直在脑海里闪现,那女人是想回家的,我一定要帮她实现她的愿望。他的大脑不停地运转着,不漏过自己和女人还有老李说话的每一个细节。突然脑中灵光一闪,莫非户口注销了?小任为自己突然闪过的这个念头兴奋起来。他不顾夜已深沉,从床上一跃而起。

打开注销人员库,输入查询条件,一条条信息出来了,又一条条被否定了。

密密麻麻的信息在小任的眼中直现重影,嗓子眼也渴得直冒火,他随手接了杯凉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看到一份和那个女人很相近的户籍信息,只是照片上女人梳着两条大辫子,一看就是很多年前照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他刚打了个盹儿,同事们就陆陆续续

上班来了。他用凉水洗了把脸,昏昏沉沉的大脑顿时清醒了许多。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飞起了蒙蒙细雨,小任拿了包方便面一边啃着,一边就冲进了雨丝里。他又借故来到老李家中,拿着打印出来的照片和那女人悄悄进行比对,越看越像,虽然照片拍的是年少时,但小任在警院是学过面部特征识别的。他确定查到的女人就是面前这个女人。

回到所里,他立即与当地派出所联系,询问注销原因。当地派出所说,那女人20年前走失,家人曾辗转多个省市寻找,却始终无着。这么多音讯皆无,家人以为她已客死他乡,便在四年前申请注销了户口。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小任联系到了她的大儿子。娘俩见面抱头痛哭。老太太是怎么走失的呢?原来老太太从小生活在偏僻的大山里。20年前,老太太独自一人去走亲戚,四周大山环抱,天色突然阴沉,乌云压顶而来,她迷失了方向。便一直走啊走啊,结果却向着家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她不会乘车,也没有带钱,便到处流浪。对于山外的世界,她一点都不懂,更不懂得求助。就这样,直到几个月前,她遇到了老李,觉得老李是个好心人,就随着老李回了家。

看着母子两个相依离去的背影,小任的内心升起了一种自豪感。他原本以为只有破了大家才会有这种感觉的,原来真心帮助了群众也可以产生这种很美妙很享受的感觉。所长站在他的身后,一脸欣慰,“科班生,就是不一样!”

(作者单位:成安县公安局)

□ 张怀平

1998年9月,我有幸步入公安机关专门从事文字宣传工作。21年来,我在公安这片热土上笔耕不辍,竭力讲好警察故事,弘扬公安正能量,向社会传播公安好声音。

自参加公安工作后,我努力发挥自身长处,做好做足自己的“功课”,每当发现民警队伍中有感人事、“闪光点”,我总是顾不上休息,或第一时间电话采访,或直达到所、队面对面和民警了解情况,有时为了使一篇人物通讯写得有血有肉有温度,不厌其烦地采访、挖掘、核实,有时为了报道好一个案件,案件的细节都要反复刨根问底,直到满意为止。

我经常在想,民(辅)警不舍昼夜履职尽责,为社会和谐稳定做了那么多好事、实事、难事、大事,我没有理由不去写他们、宣传他们。他们干的事有的虽平凡,但平凡中见精神,见担当。21年来,我宣传报道了几十名优秀民(辅)警的先进事迹。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不时听到群众对公安民警的评价,当然也不乏一些“负面”的声音。如民警接警不及时,态度生硬,有的案子破不了,破了案追不回损失等等。说实话,每当听到这些声音时,我的心里就不好受。但我没有听之任之,而是主动和人们解释,了解具体情况,用事实慢慢消除他们对民警的误会。向他们讲解案子一时破不了的原因,为啥破了案损失不好挽回的道理。经过工作,大多数群众都通情达理,理解了民警们为侦破案件打击犯罪付出的辛劳和不易。当民警工作中受到委屈时,我还会通过媒体为他们鸣不平。让群众进一步了解“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民(辅)警们的默默奉献。



甘做公安事业的一片绿叶

21年来,我痴心写公安稿件,用草根文字书写草根民警的精神,为他们“鼓”与“呼”,尽到了一个草根的责任和义务。我要继续做公安事业的一片绿叶,用手中的笔书写公安人的那份真诚、那份执着、那份情爱,描绘公安人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
(作者单位:滦南县公安局)

沁入心底的爱国情

□ 郭军峰

周末,我带着小外甥游山玩水玩了一天。“舅舅,我饿了。”小外甥摸了摸瘪瘪的肚子,调皮地看着我。抬手看看表,已经晚上七点了。“那舅舅带你去吃牛肉面好不好?”我笑着说。“好好!”他拍着手兴奋地应和着。

我带着他来到街边的这家面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过五旬的男子。落座,点餐,“牛肉面一大一小碗。”男人冲着厨房大声说着,“晓得了。”从里间厨房里传出女人应和声。这家店面装修得很朴素,几张木桌椅随意摆放着,大理石地面有点斑驳了,墙面也有点泛黄,店内的墙上悬挂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正在播放着《新闻联播》。和男人攀谈中,得知面馆是他和妻子一块经营,妻子负责下厨,丈夫负责收拾碗筷,他的目光有些岁月磨洗的浑浊,双手也因终日操持生意而布满老茧。说话间,女人已经将面条端上了桌,面条味道细滑,劲道十足,牛肉鲜嫩且量足,味道也是可圈可点。此刻店里就餐的人并不多,将我们的面条端上后,夫妻二人便并排坐在了一张木桌前,聚精会神地看起了电视。

“现在的生活可比以前好多了。”女人的手搭在男人的手上,低声感叹着。“可不是嘛!”男人应和道:“生活越来越好了。”片刻的沉默后,女人又开口道:“是国家政策好啊!”男子说:“是啊,共产党好啊,祖国好啊!”夫妻二人步调是那样一致,语气是那样由衷,说话是那样默契。两只布满老茧的手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真挚、惬意、祥和、满足的愿景图。此时的我,心情是那样激动和感怀。

爱国,是一个时常被提及的词汇。小时候在学校里朗诵爱国文章的慷慨激昂,长大后在单位看到的那面飘扬的五星红旗上,在电视机里以及网络媒体上看到英雄们轰轰烈烈的爱国故事……今天我见证了另外一种爱国,像这对夫妇一般,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绝对对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流露。这时令人愉悦、振奋的声音从新闻联播里传来: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祖国强大了。”男人说。“是啊,祖国强大了。”女人应和道。这次变成了夫唱妇随,但依然是那样默契和美好。

吃完饭,牵着外甥的小手,在路上,我与林林总总的人擦肩而过,有戴耳机跑步的青年,有牵着小狗的长者,有抱着孩子的妈妈,有卿卿我我的恋人……这一切是这样恬静祥和,此刻他们都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安定,对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流露。这时令人愉悦、振奋的声音从新闻联播里传来: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祖国强大了。”男人说。“是啊,祖国强大了。”女人应和道。这次变成了夫唱妇随,但依然是那样默契和美好。

我们爱这个国家,享受着眼前的岁月静好,并随时准备好为之负重前行。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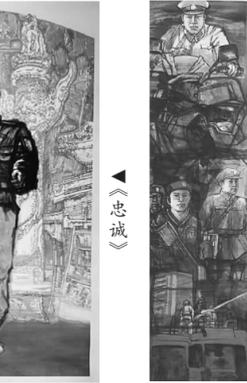
水墨丹青绘警魂

邯郸警营画家张文成连获大奖

本报讯 (梁桐纲)近期,警营画家张文成的《红绿灯下警民情》《警察日记》《忠诚》3幅国画作品,分别获得“全国首届优秀政法题材摄影书画作品展‘书画十佳’奖”“公安部‘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主题书画作品展绘画一等奖”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河北省行业企业界第十五届美术书法摄影展一等奖”,为河北政法干警赢得了荣誉。

从警以来,张文成致力将美术创作融入实际工作,匠心独运地用惟妙惟肖的美术画作进行普法宣传。业余时间,他组织民警成立了书画、读书、诗

歌、朗诵等兴趣小组,带领民警进行学习、创作。种种文化如同润物无声的细雨,润泽了辛劳的民警们疲惫、浮躁的心田。奋发向上的正能量,像蒲公英的种子,飘荡在邯郸交警的每一处警营,播撒在每一名交警的心坎上,警营学习氛围日益浓厚。



一根老铁轨

□ 刘懿

我有一件承载家乡记忆的藏品,那是一根老铁轨。我的家乡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洁具、第一张现存股票,这些第一,奠定了唐山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地位。

这根老铁轨长80厘米,底宽10厘米,铁轨侧面注有“BV & C 1890”字样,起初不清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符号是什么意思,为考证它的来历,我大量查找历史资料,在开滦博物馆收藏的铁轨中,有一根铁轨是侧面有“BV 1887”字样,该根铁轨是1887年英国BV公司生产制作的。这样看来,铁轨侧面写着“BV & C 1890”应该是英国BV公司1890年生产的。我的这老根铁轨的历史要从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说起。

唐胥铁路的承建和发展,与晚清名臣李鸿章、洋务派代表人物唐廷枢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支持谋划密不可分。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

拟订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1878年7月24日在直隶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即开平煤矿,是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后官督商办的大型新式采煤企业,于1881年全面投产。在筹办建矿时唐廷枢提出,开平煤矿要想与洋煤竞争,必须按照西法开采,并以火车运输,他向李鸿章建议,修筑开平至天津的铁路,将来开平煤矿产煤后,可以用火车直接运到天津港口,由招商局运槽粮的轮船运往全国各地销售。李鸿章将唐廷枢修建铁路运煤的建议转奏朝廷,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为解决煤炭外运问题,开平煤矿于1880年开凿了一条从芦台河口到阎庄的“煤河”。但是当开凿到胥各庄时,由于地势凸起,无法继续开凿,唐廷枢再次上奏,提出把铁路缩短,仅修唐山到胥各庄一段,与煤河相连。为避免开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只能改变策略提出采用骡马牵引车厢。这样顽固派才默许了修建唐胥铁路计划。唐胥铁路1881年5月开工修建,起点为唐山,终点为胥各庄,于1881年9月竣工。这段铁路全长9.67

公里,成为中国铁路建筑史的正式开端。唐胥铁路1881年11月8日正式通车,不久,清政府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为由禁止使用机车牵引。在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斡旋之下,1882年改为使用机动牵引。机车得以正常运行,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886年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唐胥铁路由开平铁路公司管理,1887年唐胥铁路修至芦台,1888年扩展至天津,全长130公里,后命名为“津唐铁路”。1888年开平煤矿的林西矿井即将生产煤,“唐胥铁路”东延迫在眉睫。1890年“唐胥铁路”开始东延至古冶、林西,不久,该路就开始向山海关方向延伸了。大量历史资料,以清晰的脉络、翔实的史料、立体的展示,唐胥铁路的修成,经历了计划、遇阻、调整、实施,再到不断拓展,最终实现目标的曲折过程。同时也有力地论证了唐胥铁路作为中国铁路源头的事实,并生动讲述了以唐胥铁路为起点的中国铁路和机车发展的艰辛历程。

随着唐胥铁路的通车,在1881年在唐胥铁路终端的胥各庄运煤河头处附近,建立中国第一家铁路修车厂。1882年在这里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龙号”机车。1884年工厂迁至唐山西马路唐山矿南隔壁,当时名称为唐山修车厂。1888年该厂为李鸿章等权臣改制第一辆公务车,现在中国铁路博物馆和开滦博物馆中还保存着李鸿章等权臣在这辆车上的照片资料。1889年又为慈禧太后制造第一辆专用客车,俗称“龙车”。随着全国铁路路线不断扩展,所需要铁路机车车辆大量增加,为扩大生产规模,1899年工厂在铁路之南(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的南厂路)购地建新厂(简称南厂),至1903年工厂陆续由西马路向南厂路新厂搬迁。自1899年起,“南厂”这一厂名在民间沿用了70余年,唐山人对“南厂”这个名字都比较熟悉。后来这个修车厂经过百年的发展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唐山机车车辆厂。

我收藏的这根老铁轨具体什么时间从铁路上换下来的已经无法考证,老铁轨锈蚀严重,经过打磨、除尘、封釉等工序,铁轨上面的字样清晰可见,但是还是有损伤的痕迹,这些痕迹更能突出历史的沧桑感……
(作者单位:唐山市丰南区公安局)